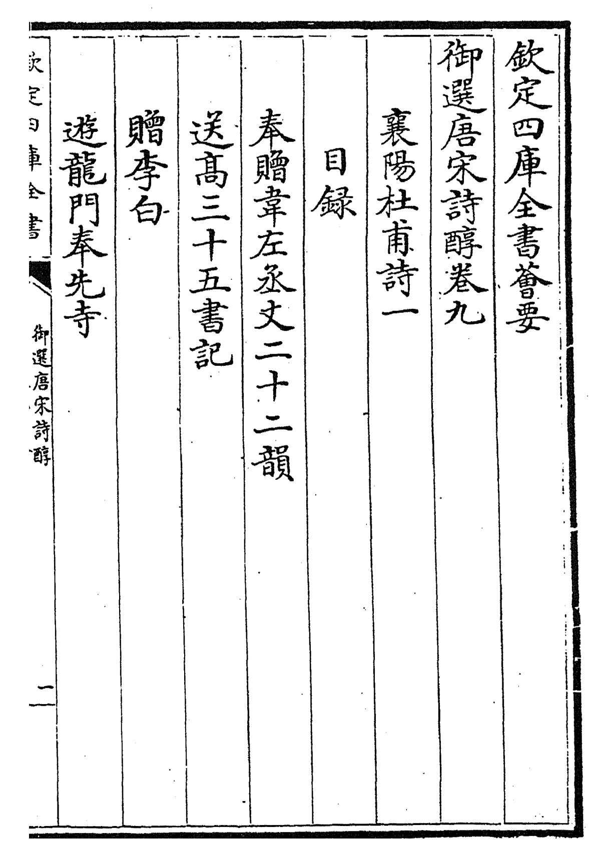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詩醇卷九

襄陽杜甫詩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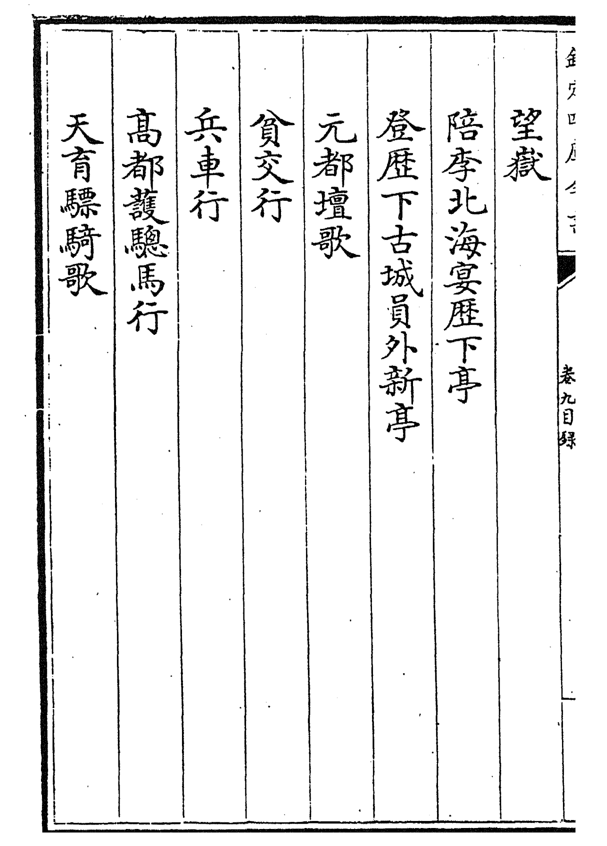
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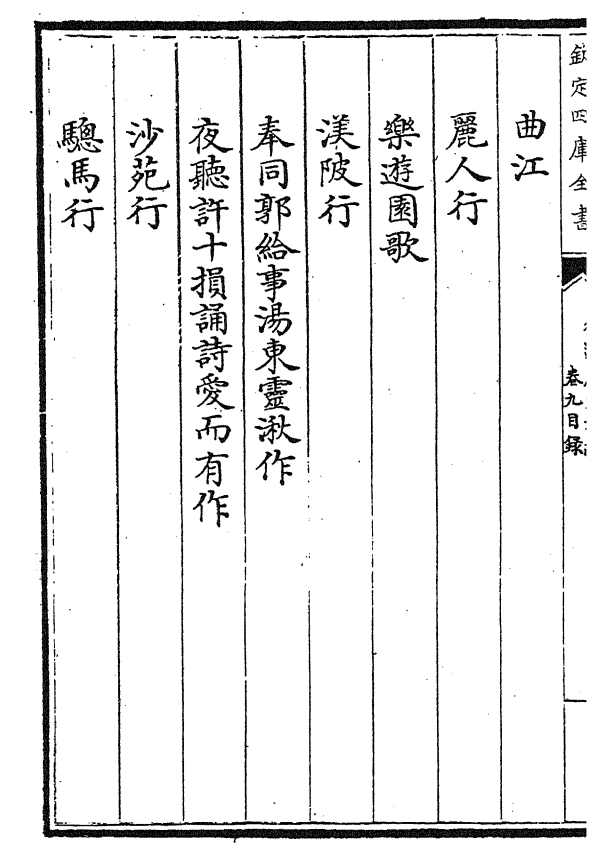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送高三十五書記

贈李白

遊龍門奉先寺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悲陳陶
悲青坂
哀江頭
哀王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三十三　集部

御選唐宋詩醇卷九

襄陽杜甫詩一

昔聖人示學詩之益而舉要惟事父事君豈不以詩本性情道嚴倫紀古之人一吟一咏恒必有關於國家之故而藉以自寫其忠孝之誠夫然故匹夫委巷之歌皆得叅清廟明堂之列凡其用意深切極之諷刺怨誹無所不有而卒無悖乎臣子之義也自漢迄唐詩律愈密

詩體愈卑其體格之日卑正由性情之日薄葢詩變而騷形貌固殊情致不減詩變而賦則鋪詞盛而寄興微揚厲繁而規諷尠唐代詩人有作大抵挹詞賦之餘波失騷雅之遺意其不足以仰追三百毋亦枝葉具而本實先撥乎風雅不絶李杜勃興其才力雄傑陵轢古今瑜亮並生實亦未易軒輊自元微之著論始先杜而後李顧其所以推尊子美祇就詞調格律言之則太白之分道揚鑣者固自有在此徒以詩言詩而未探夫作詩

之本宜論者多有異同也夫子美以疏逖小臣旋起旋躓間關寇亂漂泊遠遊至於負薪拾梠餔糒不給而忠君愛國之切長歌當哭情見乎詞是豈特善陳時事足徵詩史已哉東坡信其自許稷契或者有激而然至謂其一飯未甞忘君發於情止於忠孝詩家者流斷以是為稱首嗚呼此真子美之所以獨有千古者矣予㝡在書牕甞序其集以為原本忠孝得性情之正良足承三百篇墜緒茲復訂唐宋六家詩選首録其集而備論之

匪唯賞味其詩亦藉以為詩教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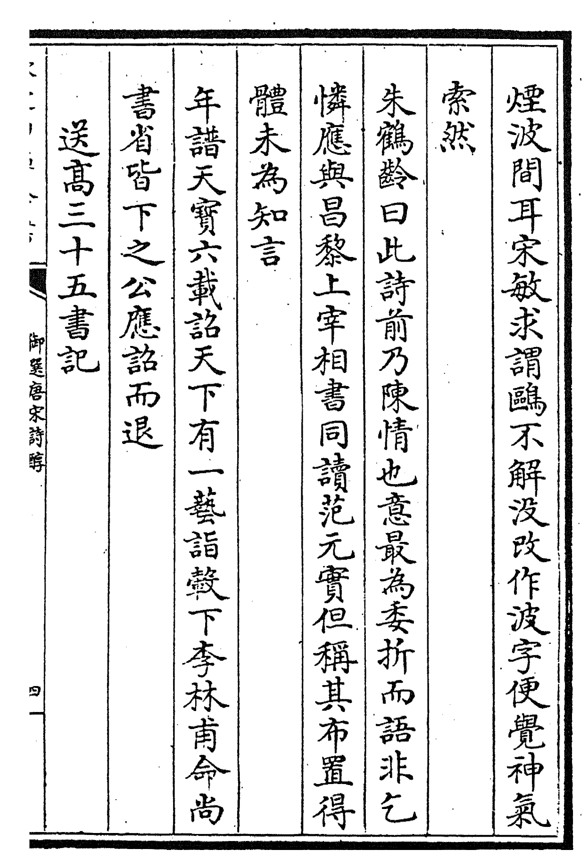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歘

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甚媿丈人厚甚知
丈人真每於百寮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
憲貧焉能心怏怏秖是走跧跧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
秦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
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杜之五古從古人變化而出獨闢境界嚴羽謂其憲章
漢魏取材六朝其自得之妙則先輩所謂集大成者王
世貞謂其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沈雄為貴是

已此篇起語兀傲甚媿丈人厚二句疊語歸題別有風神一結曠達收轉前半意在言外所謂篇終接混茫也故前人多取為壓卷總而論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學問之根柢也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志願之端倪也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見戀闕之誠白鷗没浩蕩萬里誰能馴明潔身之義磊磊數語本末具見豈尋常贈荅汗漫敷陳者所可比哉

蘇軾曰子美云白鷗没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没於



煙波間耳宋敏求謂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便覺神氣索然

朱鶴齡曰此詩前乃陳情也意最為委折而語非乞憐應與昌黎上宰相書同讀范元實但稱其布置得體未為知言

年譜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詣轂下李林甫命尚書省皆下之公應詔而退

送高三十五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為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所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送書記卻從主將發端設為商畧以諷窮兵之非立言有體中陳規戒末致纏綿詞意並到

劉會孟曰明皇有事于西戎垂二十年用哥舒翰于隴右始克石堡而靡敝中國多矣此詩以窮荒為戒亦以見哥舒之謀國不臧也

仇兆鼇曰天寶之亂由當時黷武所致公已先見其兆矣高為書記軍事皆得參謀故以休兵息民告之此送高本旨驚風二句已不得往黃塵二句高不能

來故囑其寄詩以相慰從軍詩仍應記室

通鑑積石軍每嵗麥熟吐蕃輙穫之邉人呼為吐蕃麥莊天寶六載哥舒翰先伏兵於其側寇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

贈李白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顔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迹如掃李侯金閨彦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瑶草

雅調亦與白詩體相近

李陽氷太白詩序曰天寶中名入翰林賜金放還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彦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宫

遊龍門奉先寺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虚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氣體髙妙天闕象緯逼五字渾成若改作闚字閲字索

然無味矣

張溍曰通首皆言夜景首句點明晝間遊覽自不可少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胷生層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絶頂一覽衆山小

四十字氣勢欲與岱嶽爭雄次句寫得高遠意出三四奇峭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也

盧世㴶曰公登後園山脚云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嶽陽窮秋立日覯矯首望八荒則是業升岱宗之巔而流覽無際矣乃絶不另設專題鋪張游槩亦以望嶽一首已領其要故也試思他人千言萬語有加於齊魯青未了者乎

陪李北海宴歴下亭 原注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李公序

東藩駐皁蓋北渚淩青荷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雲山已發興玉珮仍當謌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藴真

悵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王士禄曰此與下篇雅近選體與他詩不同當是有意彷北海之作

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原注亭對鵲山湖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跡籍臺觀舊氣溟海嶽深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芳宴此時具哀絲千古心主稱壽尊客筵秩宴北林不阻蓬篳興得兼梁甫吟

元都壇歌原注寄元逸人

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屋前太古元都壇青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知君此計成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鏁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青石漠漠常風寒與烈風無時休同一景象子規二語評者以為大類長吉然賀雖險奥故不能如此奇健

浦起龍曰歌體之整飭精麗者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劉會孟曰只從俗諺畧證古意

朱鶴齡曰太白云前門長揖後門關公詩云當面輸心背面笑與此同慨

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闌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

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犂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

鬼煩寃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此體創自老杜諷刺時事而託為征夫問答之詞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小雅遺音也篇首寫得行色匆匆筆勢洶湧如風潮驟至不可逼視以下接出點行之頻指出開邊之非然後正說時事末以慘語結之詞意沈鬱音節悲壯此天地商聲不可强為者也
蔡寛夫曰齊梁以來文士喜為樂府詞往往失其命題本意唯老杜兵車行悲青坂無家别等篇皆因時

事自出已意立題畧不更蹈前人陳迹真豪傑也

單復曰此爲明皇用兵吐蕃而作故託漢武以諷其詞可哀也先言人哭後言鬼哭中言內郡凋弊民不聊生此安史之亂所由起也

高都護驄馬行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踣鐵

交河幾蹴曾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
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為君老
何由却出橫門道

與人一心成大功寫得神駿可愛較真堪託死生意更深矣結從古樂府脫化而出有老驥伏櫪之感杜之歌行擴漢魏而大之變幻超忽不可方物學者每有望洋之嘆此乃少壯時作字字精悍章法句法妥帖排奡若從此等入手即有規矩可循自然雅健

張綖曰凡詩人題咏必胸次高超下筆方能卓絶此詩不惟格韻特高亦見少陵人品若曹唐病馬詩一朝千里心猶在曾敢潛忘秣飼恩乃乞兒語也

天育驃騎歌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毛為綠縹兩耳黄眼有紫燄雙瞳方矯矯龍性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閲清峻遂令大奴守天育别養驥子憐

神俊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

杜甫善作馬詩畫馬詩篇篇入妙支道林愛其神駿少陵當亦爾耶末語一轉撫物自傷感慨無限夫王者不借才於異代顧其所遇何如耳四十萬之馬皆可以備馳驅此馬獨稱神駿才固難也王良伯樂代有其人甫因所遇自嘆云爾

白絲行

繰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牀玉手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鍼線迹春天衣著為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游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輕舉香汗輕塵汙顏色開新合故置何許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羇旅

劉會孟曰此詩用郭泰機之言而反之泰機以白絲

寒女自喻而致憾於衣工之棄我以冀傳咸之相薦此詩謂白絲素質隨時染裂有香汗輕塵之汚有開新合故之置所以深思汲引之難恐懼棄捐而忍於羇旅也

仇兆鼇曰詩詠白絲即墨子悲素絲意也已悲素質隨時染當其渲染之初便是沾汚之漸及其見置時欲保素質得乎唯士守貞白則不隨人榮辱矣此風人有取于素絲歟

醉時歌原注贈廣文館博士鄭虔

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轗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

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

清夜沉沉兩語寫夜飲之景妙不容說但覺高歌二句跌宕不羈中權有此使前後文勢倍覺生色

王嗣奭曰公詠懷詩云沈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絶可移作此詩之解

醉歌行原注别從姪勤落第歸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

世上兒子徒紛紛驊騮作駒已汗血鷙鳥舉翮連青雲
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只今年纔十六七
射策君門期第一舊穿楊葉真自知暫蹶霜蹄未為失
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汝身已見唾成珠
汝伯何由髮如漆春光澹沲秦東亭渚蒲芽白水荇青
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缾
衆賓皆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
造語之妙深得六朝人佳致

沈德潛曰送別情景於後幅突然接入開後人無限法門醉歌意只用一點與贈鄭作自別

贈衛八處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乃未已兒女羅酒漿夜雨翦春韭新炊間黄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

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仇兆鼇曰漫齋詩話云怡然敬父執以下他人須更有數句此便接云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直有杯土障黃流氣象

同諸公登慈恩寺墖 原注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

高標跨蒼天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玆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户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

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黄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

以深秀擅長者遜其高渾以清古推勝者讓其奇傑迴首以下寄興自深前半力寫實境奇情横溢說者字字附會穿鑿紛如失於固矣

王士禄曰秦山忽破碎憑高奇句他人定費語言不能五字便了

王士禎曰章八元題慈恩寺塔云迴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俚鄙極矣乃元白激賞之不容口盛唐諸公如工部云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高常侍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岑嘉州云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又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數公如大將旗鼓相當皆萬人敵視八元詩真鬼窟中作活

計

西京雜記西京外郭城進業坊慈恩寺隋无漏寺之故地武德初廢貞觀中高宗在春宫為文德皇后立故以慈恩為名寺西院浮屠六級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玄奘所立

示從孫濟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𠴲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

秋已死竹枝霜不蓄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阿翁嬾惰久覺兒行步奔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飱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可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多似古樂府溫柔敦厚比興深切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

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是征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

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遠性風疎逸情雲上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也

李因篤曰寄元逸人得超忽之神送孔巢父極狂簡之致

飲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工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五斗方卓然

高談雄辯驚四筵

創為格調從柏梁體變化而出

唐汝詢曰八人皆任其性真託於酒以自見者子美詠之亦廢中權之義云

李因篤曰無首無尾章法突兀妙是叙述不涉議論而八人身分自見風雅中司馬太史也

曲江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

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王嗣奭曰以九迴之苦心發清商之怨調

麗人行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匐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峯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箸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

空紛綸黄門飛鞚不動塵御厨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廵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絶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託刺微婉意指遥深較衛風君子偕老篇則微而顯矣

陸時雍曰言窮則盡意褻則醜韻軟則庳此詩一以雅道行之故君子言有則也

樂遊園歌原注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

樂遊古園崒森爽煙緜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
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瓢示真率更調鞍馬狂歡賞
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閶闔晴開詄蕩蕩
曲江翠幕排銀牓拂水低徊舞袖飜緣雲清切歌聲上
却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
百罰深杯亦不辭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
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沈德潛曰極歡宴時不勝身世之感臨川蘭亭記序

所云情隨事遷感慨繫之也

渼陂行

岑參兄弟皆好奇携我遠来遊渼陂天地黤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漫汗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悪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来沈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浄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黒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窕沖融間

船艇暝憂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羣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柰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聲光奇麗氣韻深穩昭明稱陶潛文章不羣詞采精拔跌蕩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可以移贈是詩驪龍吐珠等句全摹漢艷歌末語用秋風詞顛倒變化壁壘一新取材之善則也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陰火煮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閣風入轍跡曠原延冥搜沸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幽靈斯可佳王命官屬休初聞龍用壯擘石摧林丘中夜窟宅改移因風雨秋倒懸瑶池影屈注蒼江流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翠旗澹偃蹇雲車紛少留簫鼓蕩四溟異香泱漭浮鮫人獻微綃曾祝沈豪牛百祥奔盛明古先

莫能儔披陀金蝦蟇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
肯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蚪飄飄青瑣郎文彩珊瑚
鈎浩歌淥水曲清絕聽者愁

盧元昌曰靈湫一篇其曲突之諷與

朱鶴齡曰此詩直陳温湯事而風刺自見其憂亂之
意情見乎詞當與慈恩寺迴首叫虞舜數語及奉先
咏懷凌晨過驪山一段參看

潘鴻曰太白詩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一段亦此

詩之意

夜聽許十損誦詩愛而有作

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壁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何階子方便謬引為匹敵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誦詩渾遊衍四座皆辟易應手看捶鉤清心聽鳴鏑精微穿溟涬飛動摧霹靂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駮誰翦剔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閴

沙苑行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繚以周牆百餘里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苑中騋牝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無每歲攻駒冠邉鄙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廄皆雲屯驌驦一骨獨當御春秋二時歸至尊至尊内外馬盈億伏櫪在坰空大存逸羣絶足信殊傑倜儻權奇難具論纍纍塠阜藏奔突往往坡陀縱超越角壯翻同麋鹿遊浮深簸蕩黿鼉窟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黄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

亦有神

前幅語皆嚴重入後離奇隱躍誠有寓託非空言者

盧元昌曰安祿山知總監事公作沙苑行以諷之靈湫詩云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黄虬兩篇結語皆有寓意

通鑑天寶十三載正月祿山入朝求兼領羣牧總監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别飼之

驄馬行原注太常梁卿敕賜馬也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夙昔傳聞思一見
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崷崒顧影驕嘶自矜寵
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騣碨礌連錢動朝來久試華軒下
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
卿家舊賜公取之天廐真龍此其亞晝洗須騰涇渭深
朝趨可刷幽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
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
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騏驎地上行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終媿巢與由未能

易其節沈飲聊自適放歌頗愁絶歲暮百草零疾風高
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
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蹋崖谷滑
瑶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戞君臣留懽娛樂動殷樛嶱賜
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
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
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内金
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煙霧散玉質煖客貂鼠裘

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羮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羣冰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饑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所媿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隷征伐撫迹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

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
此與北征為集中鉅篇攄欝結寫胸臆蒼蒼莽莽一氣
流轉其大段有千里一曲之勢而筆筆頓挫一曲中又
有無數波折也甫以布衣之士乃心帝室而是時明皇
失政大亂已成方且君臣荒宴若罔聞知甫從局外蒿
目時艱欲言不可蓋有日矣而一於此詩發之前述平
日之衷曲後寫當前之酸楚至於中幅以所經為綱所
見為目言言深切字字沈痛板蕩之後未有能及此者

此甫之所以度越千古而上繼三百篇者乎往題其集云歌謡寫忠懇灝氣渾欝積李韓望後塵鮑謝讓前席匪虚言也竊比稷契或疑其自許太過蘇軾有云甫他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更高孝公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斯言得之矣

胡夏客曰詩凡五百字而篇中叙發京師過驪山就涇渭抵奉先不過數十字耳餘皆議論感慨成文此最得變雅之法而成章者也此詩全篇議論雜以叙

事北征則全篇敘事雜以議論蓋曰詠懷自應以議論為主曰北征自應以敘事為主也

張溍曰文之至者止見精神不見語言此五百字真懇切到淋漓沈痛俱是精神何處見有語言

朱鶴齡曰呂汲公詩譜云是年十一月初自京赴奉先有詠懷詩是月有祿山之亂按祿山起兵在十一月九日反書至長安玄宗猶未信故此詩言歡娛聚斂致亂在旦夕而不言祿山反狀也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迹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飜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猨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蹋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

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鞵布襪從此始

起處飛騰而入末則餘波綿邈中間忽然頓挫刻意奇警與李白同族弟燭照山水畫壁歌用意正同而各極其妙

楊萬里曰詩有驚人句如山水障云堂上不合生楓

樹怪底江山起煙霧是也

黄生曰寫畫與賛賞令作數層說反覆濃至

寰宇記蒲城縣本漢重泉縣開元中改為奉先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況當朱炎赫高齋坐林杪信宿游衍閴清晨陪躋攀傲睨俯峭壁崇岡相枕帶曠野懷咫尺始知賢主人贈此遣愁寂危階根青冥曾冰生淅瀝上有無心雲下有欲落石泉聲閴復

急動靜隨所摯烏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吏隱適情性
茲焉其窟宅白水見舅氏諸翁乃仙伯杖藜長松陰作
尉窮谷僻為我炊雕胡逍遥展良覿坐久風頗愁晚来
山更碧相對十丈蛟欻翻盤渦坼何得空裏雷殷殷尋
地脈煙氛藹崷崒魍魎森慘戚崐崘崆峒顛回首如不
隔前軒頹反照巉絶華岳赤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
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積玉觴淡無味胡羯豈强敵長
歌激屋梁淚下流衽席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慨彼

萬國夫休明備征狄猛將紛填委廟謀蓄長策東郊何時開帶甲且未釋欲告清宴罷難拒幽明迫三歎酒食旁何由似平昔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窮谷火雲無時出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行潦相豗蹙蓊匌川氣黄羣流會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踣恐泥竄蛟龍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樹礧磈共充塞聲吹鬼神

下勢閲人代速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覆漂沙圻岸去漱壑松柏秃乘陵破山門回斡裂地軸交洛赴洪河及關豈信宿應沈數州没如聽萬室哭穢濁殊未清風濤怒猶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黲黷浮生有蕩汩吾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雲雷此不已艱險路更跼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因悲中林士未脱衆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

沈欝頓挫字字生造無一浮響集中此等自是少陵本

色

浦起龍曰雕鎪刻深彷像飛動遂為昌黎石鼎聯句等詩及宋元以來體物律古之祖

悲陳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衆歸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都人迴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何焯曰至字一韻獨用

悲青坂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冰野蕭颸青是烽煙白人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

房琯用兵殷浩之流耳當時乘輿未定賊勢方張琯志大才疎倉卒致敗向非唐德在人則宗社危矣琯之罪豈可逭哉雖肅宗疑之中人促之致敗不為無因亦不能為之解也甫受琯之知救之於後而兩詩紀事沈痛

切骨是謂史筆

葛常之曰陳陶詩志房琯之敗也張無盡孤憤吟云房琯未相日所談皆臯夔一朝陳陶下覆沒十萬師中原巳紛潰老杜尚嗟咨葢為琯罷相時杜上疏力救而發也

唐書至德元載十月房琯自請討賊分軍為三南軍自宜壽入中軍自武功入北軍自奉天入琯自將中軍為先鋒辛丑北軍中軍遇賊于陳濤斜接戰敗績

癸卯琯自以南軍戰又敗時琯效古法用車戰賊順風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緑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顔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汚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

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黄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

潛身避冦觸目傷懷雖從樂遊追叙而俯仰悲傷純是忠愛之情憂戚之志所謂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何暇計及風刺乎叙亂離處全以唱嘆出之不用實叙筆力之高真不可及若白氏長恨歌乃因長恨傳而追叙其事委曲悽惻自成一家正不得沾沾比勘也

蘇轍曰杜哀江頭詩予愛其詞氣若百金戰馬注坡

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
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所以望老杜之藩
籬而不及也

哀王孫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
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得同馳驅
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
但道困苦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

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槖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天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慎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

劉會孟曰起如童謠省却敘事篇內忠臣之感心倉卒之隱語備盡情態

仇兆鼇曰明皇平韋后之難身致太平開元之際幾於貞觀盛時及天寶末不惟生民塗炭而妻子亦且不免讀江頭王孫二詩至今猶慘然在目孟子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妻子即一人之身而治亂興亡之故昭然矣

大雲寺贊公房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到扉開復閉撞鐘齋及茲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衰把臂

有多日開懷無媿辭黃鸝度結構紫鴿下杲悬悬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夜深殿突兀風動金鋃鐺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暗芳玉繩迥斷絶鐵鳳森翶翔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牀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
聲調穩愜雅近選體鍾惺以為排律謬矣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愛客滿堂盡豪翰

開筵工日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
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
急觴為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
坐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来海内為長句
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絶倒
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氣酣日落西風来
願吹野水添金杯如澠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
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詞氣朴老脉絡井然末幅縱筆排宕單句徑住亦别有神味

計東曰太白長句其源出於鮑照故此詩云然公甞以俊逸鮑參軍稱太白正稱其長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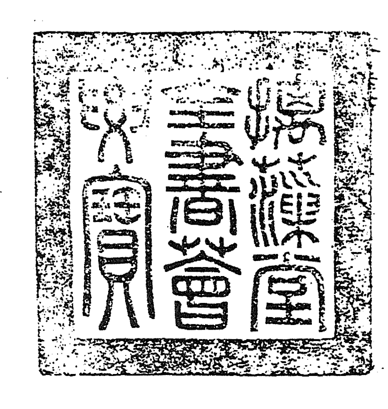
晦日尋崔戢李封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敝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興來不暇嬾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每過得

酒傾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歡况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竹頗修修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尊愁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草牙既青出蓋聲亦暖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貽黄屋憂至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威鳳高其翔長鯨吞九州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沈浮

御選唐宋詩醇卷九

御選唐宋詩醇
卷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劉　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詩醇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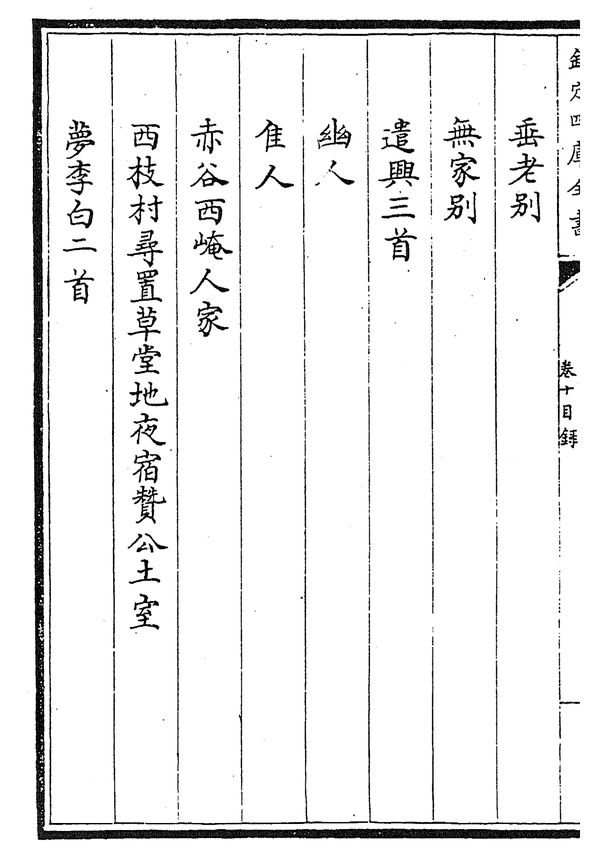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詩醇卷十

襄陽杜甫詩二

目録



遣興

遣興

前出塞九首

後出塞五首

萬丈潭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發秦州

鐵堂峽

御選唐宋詩醇卷十目録

御選唐宋詩醇卷十

襄陽杜甫詩二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肅肅春增華青熒陵陂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飢豈無涯干戈雖横放慘淡鬭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千載商山

芝往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疪瑕英賢遇轗軻
遠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回首白日斜漢陰有鹿門滄
海有靈查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
既雨晴亦佳與雨過蘇端詩久旱雲亦好皆自胸臆中
流出氣息亦近陶令

述懐一首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絶久今夏草木長脱身得西走麻
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慜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

授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
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
屋誰復依戸牖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
盡室豈相偶嶔岑猛虎場鬱結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
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
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申涵光曰無一語空閒只平平說去有聲有淚真三
百篇嫡派

李因篤曰壯征如萬山之松中蔚煙霞此詩如數尺之竹勢參霄漢

唐書本傳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謁上拜左拾遺時所在冦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横流豺狼沸相噬天

予從北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二京
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湖稅使者紛
星散王綱尚旒綴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
歴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輟諫官
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
史晨征憩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回風吹獨樹白日
照執袂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重閉居人莽牢落遊子方
迢遞裴回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

帝恨無匡復資聊欲從此逝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令弟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家爾腹為篋笥應對如轉丸疏通略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為灰君臣俱下淚崆峒地無軸青海天軒輊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帥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

遠非歷試須存武威郡為畫長久利孤峯石戴驛快馬

金纓轡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蹋躍常人情慘澹苦

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

驥龍吟回其頭夾輔待所致

二詩一時所作匡濟深衷寓於翰墨激切沈摯他人無

此格力

彭衙行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

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子還癡女
飢敲我啼畏虎狼聞懐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强
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相牽攀既無禦雨
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日數里間野果充餱糧
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少留周家窪欲
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延客已曛黑張燈
啟重門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
闌干衆雛爛漫睡喚起霑盤飧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

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搆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通篇追叙瑣屑盡致神似漢魏

北征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

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時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

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
秦民殘害為異物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
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
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韈牀前兩小女補
綻纔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
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卧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
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
櫛學母無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

生還對童穉似欲忘飢渇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能説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天色改坐覺祆氣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鋭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亾胡歲勢成擒

王月天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絶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
別姦臣竟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
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
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凄凉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
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
宗業樹立甚宏達
以排天斡地之力行屬詞比事之法具備萬物橫絶太
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有五言不得不以此為大文

字也問家室者事之主憤艱虞者意之主以皇帝起太宗結戀行在望匡復言有倫脊忠愛見矣道途感觸抵家悲喜瑣瑣細細靡不具陳極窮苦之情絶不衰餒嚴羽謂李杜之詩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有類蟲吟草間者豈不然哉憶昨一段立言有體若元禮雖有活國之功終傷人臣之義甫但稱其忠烈而行誅之權歸諸明皇尤為得體中唐以下惟李商隱西郊等作有此風力特知之者少耳

蘇軾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

范温曰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為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

王嗣奭曰南山北征體不相蒙南山琢鏤湊砌詰屈

奇怪創體傑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壮征固是雅調

古來詞人多用之如韓之赴江陵寄三學士等作庶

可與之雁行也

李因篤曰其才則海涵地負其力則排山倒岳有極

尊嚴處有極瑣細處繁則如千門萬戸之象簡則有

急弦促柱之悲元河南謂其具一代興亡與風雅頌

相表裏可謂知言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荆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返無處骨肉恩書重漂泊難再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劉會孟曰苦心怨調使人淒然

玉華宫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絶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蕭灑美人為黄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吴昌祺曰即古詩所遇無故物之意

洪邁曰張文潛在宛丘何大圭往謁之見其吟哦老杜玉華宫詩不絶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鼔吹未易為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摹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遂誦其離黄州詩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寫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烟霧嶺歴歴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隣里通假借别之豈無情

老淚為一灑篙工起鳴舷輕艪健于馬聊為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

九成宮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曽宫憑風回岌嶪土囊口立神扶棟梁鑿翠開戸牖其陽産靈芝其隂宿牛斗紛披長松倒揭巘怪石走哀猨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朽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廵非瑶水遠迹是雕牆後我行屬時危

仰望嗟歎久天王守太白駐馬更搔首

李因篤曰興亡在目託諷獨深

浦起龍曰九成玉華用意各别一為隋代所建故明

誌來歴有借秦為喻之意一為國初所作故不忍斥

言有黍離行邁之思

羌村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

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

滿牆頭感歎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真語流露不假雕飾而情文並至

王慎中曰詩凡三首第一首尤絶一字一句鏤出肺

腸而婉轉周至躍然目前又若尋常人所欲道者真

國風之義

仇兆鼇曰司空曙詩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是用

杜句陳後山詩可知不是夢忽忽心未穩是翻杜語

洗兵馬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日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
胡危命在破竹中祇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
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餵肉蒲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
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
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
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
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
紫禁正耐煙花繞鶴禁通宵鳳輦備鷄鳴問寢龍樓曉

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
時來不得誇身强闗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
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
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
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
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
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嬾
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平仄相間對偶整齊王李高岑上及唐初聲調如是乃杜集七古之整麗可法者至於此詩之作自是河北屢捷賊勢大慼特為工麗之章用志欣幸中間略有寄意全無譏諷而論者以為直刺肅宗步步文致殊傷子美之志昔人謂甫詩一飯不忘君遂穿鑿附會欲令篇無虛設可謂不善説詩

唐汝詢曰有典有則雄渾闊大足為唐雅

朱鶴齡曰中興大業全在將相得人前曰獨任朔方

無限功中曰幕下復用張子房此是一詩眼目使當時能專任子儀終用張鎬則洗兵不用旦夕可期矣若玄肅父子之間公爾時不應遽加譏切也

浦起龍曰此篇是初唐四家體貌同而骨自異令人好以亂頭粗服優孟少陵而於四家之清詞麗句妄加嗤點不知少陵固嘗為之曾不貶損其氣格也

留花門

花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

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徳使其來羈縻固不絶胡為
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恐用此物公主歌
黄鵠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鳥休
飛哀笳曙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
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烈胡塵踰太行雜
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

張溍曰經國之計憂深慮遠豈尋常韻體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回鞭却走見天子
朝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騮奇絶代乘出千人萬人愛
一聞説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駑駘輩頭上鋭耳批秋竹
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别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
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鬐未易識
側身注目長風生

義鶻

陰崖有蒼鷹養子黒柏顛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

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强不可制黄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哮來九天修鱗脱遠枝巨顙拆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蛻蜒折尾能一掉飽腸皆已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兹實鷙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賢近經潏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只在顧眄間聊為義鶻行用激壯士肝

評此詩者以史記戰鉅鹿刺秦王擬之筆墨真覺相似至云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賢直目此鶻為魯仲連輩人矣或欲刪此下數句尤有餘味

王嗣奭曰借端發議時露作者品格性情

畫鶻行

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功刮造化窟寫作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沒長翮如

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刻意寫生筆力起伏頓挫譬之書家幾於入木三分

瘦馬行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硉兀如堵牆絆之欲動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衆道三軍遺路旁皮乾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逐餘寇驊騮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廐馬惆悵恐是病乘黃

當時歷塊誤一蹷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
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雁為伴日暮不收烏啄瘡
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
藹然仁者之言正不必有寄託

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
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絶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
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

眼枯收汝淚縱横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張綖曰此等詩不專是刺蓋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可已而不已者則刺之不得已而用者則慰之哀之若兵車行前後出塞之類皆刺也若新安吏之類則慰也石壕吏之類則哀也然天子有道守

在四夷則所以慰哀之者是亦刺也

朱鶴齡曰此下六詩乃乾元二年自東都回華州時經歴道途有感而作

通鑑乾元二年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郭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築南北兩城守之

潼關吏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雲

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萬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以叙述為議論漢魏每有此格連雲句以下皆吏答詞以末為答吏者非也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

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絶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别

李因篤曰響悲意苦最近漢魏

新婚别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為君妻席不煖君牀暮婚晨告别無乃太怱忙君行

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
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鷄狗亦得將君今往死
地沈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黄勿為新婚念
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
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仰視百鳥飛大小
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讀東山之四章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曲盡人情如
此此王者之以人道使人也暮婚晨别民之不幸非上

之過耶然而發乎情止乎禮義甫之立言與風雅何以異哉

真德秀曰先王之政新有婚期不役政此詩所怨盡其常分而能不忘禮義

羅大經曰國風豈無膏沐誰適為容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為容飾此遠嫌防微之意也杜詩云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尤可悲矣國風之後惟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朱鶴齡曰陳琳飲馬長城窟行設為問答此三吏三別諸篇所自來也而新婚一章叙室家離別之情及夫婦始終之分全祖樂府遺意沈痛更為過之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

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
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回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
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
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王粲七哀實此詩之權輿古詩十五從軍征一首則無
家別所自出也
胡夏客曰新安石壕新婚垂老諸詩述軍興之調發
寫民情之怨哀詳矣然作者之意又不止此國家不

幸多事猶幸有繕兵中興之主上能用其民下能應其命至殺身棄家不顧以成一時恢復之功故娓娓言之義合風雅不為誹謗耳

無家别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隣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

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鼙雖從本州役
内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
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
兩酸嘶人生無家别何以為烝黎
漢魏樂府因事立言言與事比有風詩遺意後人轉相
彷效文勝而情隱矣甫以馳騁今古之才奮乎前人窠
臼之外隨所感觸作為詩歌新安吏諸篇上繼風雅陟
岵鳲羽之怨苕華草黄之哀殆不是過非漢魏所得有

也記曰亾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曰音之起由人心而生自然以發音之至也安史之亂唐之不亾幸耳相州一潰河陽危迫驅民從役勢不得已然其困亦極矣甫於行役所經傷心慘目上憫國難下痛民窮加以所遇不偶懷抱抑鬱程形賦音幾於一字一淚覺千古不可磨滅使孔子删詩當在變雅之列豈復區區字句之閒聲調之末與他人較工拙哉

范温曰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

道壯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為近古者也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太白退之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如老杜崆峒小麥熟人生不相見新安石壕潼關吏新婚垂老無家别夏日夏夜嘆皆全體作建安語今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退之亦多此體但頗自加新奇太白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體前輩皆留意於此近來學者遂不講耳

王嗣奭曰目擊成詩遂下千年之淚一一刻畫宛至同工異曲隨物賦形真造化手也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骨穴螻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恥將三軍同晏眠廉恥一作廉頗

高秋登塞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穹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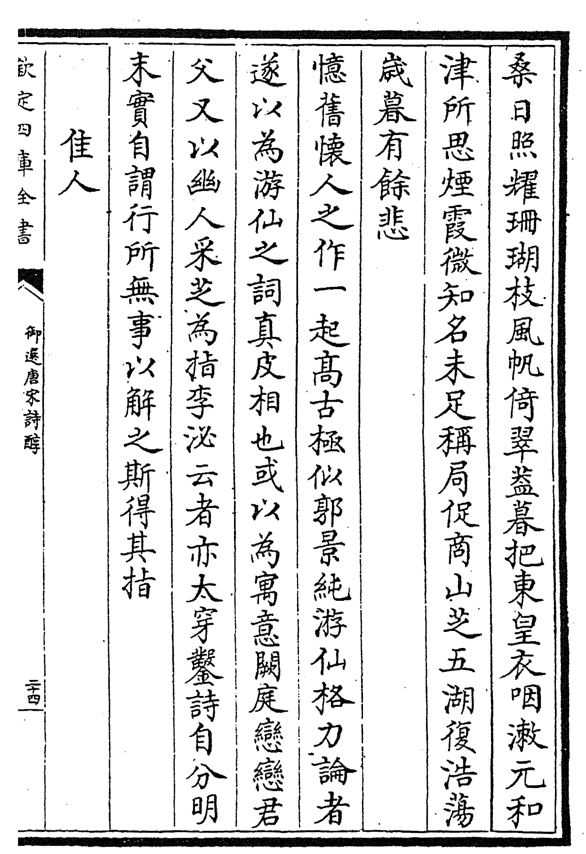
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
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勿悲尚枯槁時來
展材力先後無醜好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
適文壯節抑揚哀怨遠之源於小雅近亦比肩子建抗
行嗣宗豐年一篇比興微婉足以息競躁而慰晚達士
大夫不可不知此意
申涵光曰杜云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高適亦云

豈無安邉策諸將已承恩皆言恩寵太過將驕不可用也

黄希曰諸將不指李郭如封朔方大將軍孫守亮等九人為異姓王李商臣等十三人為同姓王是也

幽人

孤雲亦羣遊神物有所歸麟鳳在赤霄何當一來儀往與惠荀輩中年滄州期天髙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内懼非道流幽人見瑕疵洪濤隠語笑鼓枻蓬莱池崔嵬扶



桑日照耀珊瑚枝風帆倚翠盖暮把東皇衣咽漱元和津所思煙霞微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五湖復浩蕩歳暮有餘悲

憶舊懷人之作一起高古極似郭景純游仙格力論者遂以為游仙之詞真皮相也或以為寓意闕庭戀戀君父又以幽人采芝為指李泌云者亦太穿鑿詩自分明末實自謂行所無事以解之斯得其指

佳人

絶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敗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壻輕薄兒新人已如玉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劉會孟曰字字矜到

仇兆鼇曰天寳亂後當是實有是人故形容曲至舊

謂托詞而作恐非是楊億詩獨自憑闌干衣襟生暮寒本此末句而低昂自見彼何以不服杜耶

浦起龍曰在山二句可謂貞士之心化人之舌建安而下無此語也只以寫景作結脱盡色相

赤谷西崦人家

躋險不自喧出郊已清目溪回日氣暖徑轉山田熟鳥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花宿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

天寒鳥已歸月出人更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疎影躋
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燃林中薪暗汲石底井大師
京國舊德業天機秉從來支許遊興趣江湖迥數奇謫
關塞道廣存莫穎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屛幽尋豈一
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曚曨更越西南頂
起語亦陶謝之遺

夢李白二首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

人入我夢明我常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葉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顔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顦顇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沈痛之音發於至情情之至者文亦至友誼如此當與

出師陳情二表並讀非僅招魂大招之遺韻也落月屋梁千秋絶調楊慎以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回二語比之未為知言

仇兆鼇曰千古交情此為獨至首篇云逐客無消息故有路遠之憂水深之慮次篇云情親見君意故寫局促之情憔悴之態皆章法照應也

何焯曰此詩之作當在太白繫獄時

遣興

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 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壠底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依鹿門劉表焉得取

用世之志保身之哲具見於此此所謂以意為主以文傳意者林茂二句雖用龐公語然其指自是孟子民之

歸仁士願立朝之義而用筆跌宕彌覺深遠

浦起龍曰嗣宗咏懷太冲咏史延年五君咏公蓋兼而用之

遣興

朔風飄胡雁慘淡帶砂礫長林何蕭蕭秋草萋更碧壯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隣客九月猶絺綌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

朱鶴齡曰蔡夢弼注引于兢大唐傳天寶三年因蕭京兆炅奏於要路築甬道載沙實之屬於朝堂此詩蕭京兆承上沙道言之其為炅發無疑

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脚忽看皮寢處無復睛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

古來權要讀此能不膽落

朱鶴齡曰此葢指吉温之流温常云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故公借以為喻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絶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浦起龍曰前出塞刺開邊也物衆地大有侈心焉公所為諷也已富而又開邊乃九首寓諷本旨在首章拈破結語黯然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王嗣奭曰前四句化用隴頭歌極鑪錘之妙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吳昌祺曰甚於慟哭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勲

古之良將與士卒同甘苦無不恤其下者至其賞功則雖微必録其有異能者擢以不次士所以恱也此篇曲寫人情故杜牘以論兵邁古風爲此老自道

李因篤曰結語有深味想古之却聘者與此同悲

挽弓當挽强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黄生曰明皇不恤其民而遠慕秦漢此詩託諷良深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曽氷間已

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擄
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中
原有鬬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九首皆代從軍者之詞指事深切以沈鬱寫其哀怨有
親履行間所不能自道者可使天雨粟鬼夜哭矣讀東
山江漢諸詩風雅既變斯為極焉以視王粲從軍五首

真靡靡不足道後五篇視此稍縱而格力如一其所緣起者殊也

吴昌祺曰掃絶依傍獨有千古無意不深無筆不健于鱗謂杜五古不合漢魏烏知其盡脱窠臼而異軌齊驅耶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名

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鞭百金裝刀頭閭里

送我行親戚擁道周班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吴鉤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許顗曰詩有力量如弓之鬬力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極處分寸不可强若出塞云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

詩汝陽讓帝子諸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吳昌祺曰詩如寶刀出匣寒光逼人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勲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収胡馬羣擔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

張綖曰左傳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前四章著明皇黷武不戢過寵邊將啟其驕恣輕上之心末則直著祿山之叛以見明皇自焚之禍也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劉克莊曰前後出塞筆力高古可與十九首並傳

范梈曰前後出塞皆傑作有古樂府之聲而理勝

周珽曰諸作如將百萬軍實之惜之又能風雨使之真射潮之力沒羽之技

朱鶴齡曰前出塞為徵秦隴之兵赴交河而作後出塞為徵東都之兵赴薊門而作前則明皇窮兵開邊故以從軍之苦樂言之後則禄山逆節旣萌幽燕騷動而人主不悟卒有陷沒之禍

萬丈潭

青溪合冥寞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蹻

步淩垠埒側身下烟靄前臨洪濤寛却立蒼石大山危
一徑畫崖絶兩壁對削成根虚無倒影垂澹澂黒如灣
澴底清見光炯碎孤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
幄寒木累旌旆逺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
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閒藏修鱗蟄出
入巨石礙何事暑天過快意風雨會
刻意模範視鮑謝山水諸詩鑱削過之
楊德周曰刻劃之中元氣渾淪窈冥之内光怪迸發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寒城朝烟澹山谷落葉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鶤鷄號枉渚日色傍阡陌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哀哀失木狖矯矯避弓翮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閨籍天子猶蒙塵東郊暗長戟兵家忌間諜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白黒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仲尼甘旅人向子識損益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余時忝諍臣丹陛

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適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

直起老到若從昔日叙起轉筆定拖沓矣不忍殺無辜所以分白黑凛如秋霜皎然明白末乃引咎於己寄慨獨深

申涵光曰摩詰云知禰不能薦羞稱獻納臣兩公心事如青天白日他人便多回護矣

發秦州

我衰更嬾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漢
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幽栗亭
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
冬笋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此邦俯要
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異石
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日色隱孤戍烏
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
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朱熹曰觀杜詩初年甚精細晩年曠逸不可當如自
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
王嗣奭曰此詩難於作結大哉乾坤内吾道長悠悠
亦近亦遠收得恰好與飄蕩雲天闊同意

鐵堂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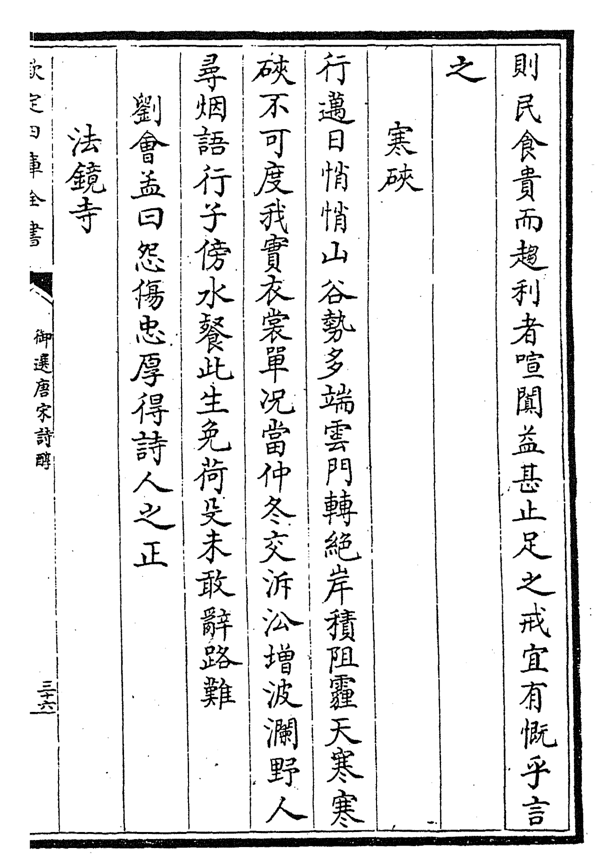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絶硤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徑
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纖無垠竹嵌空太始雪威遲
哀壑底徒旅慘不悦水寒長氷横我馬骨正折生涯抵

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迴首肝肺熱

鹽井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烟官作既有程煮鹽烟在川汲井歲搰搰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闐我何良嘆嗟物理固自然

鹽筴之利莞之在官乃所以止民之爭俾得流通以足食而已其留之在民者未嘗不厚天寶以來鹽價猶賤自第五琦輩立法增直而十錢者為三百七十官取多



則民食貴而趨利者喧閬益甚止足之戒宜有慨乎言之

寒硤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絶岸積阻霾天寒寒硤不可度我實衣裳單況當仲冬交泝沿增波瀾野人尋烟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殳未敢辭路難

劉會孟曰怨傷忠厚得詩人之正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勉强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嬋娟碧蘚淨蕭摵寒籜聚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洩雲蒙清晨初日翳復吐朱甍半光炯戸牖粲可數拄策忌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徑不復取

張溍曰諸詩結皆寓意感慨此獨以實景收是用筆能變處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岡巒相經亘雲水氣參錯林

迴硤角來天窄壁面削礫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俯恐坤軸弱魑魅嘯有風霜霰浩漠漠昨憶踰隴坂高秋視吳岳東笑蓮華甲壯知崆峒薄超然伴壯觀已謂殷寥廓突兀猶趣人及茲歎冥寞

力鑿隘艱彼地山川非此不稱後人刻意摹之過於險怪非杜之過也

龍門鎮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石

門雪雲隘古鎮峰巒集旌竿暮慘澹風水白刃澀胡馬屯成皋防虞此何及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結處有識語亦淒絶

黄淳耀曰時東京為史思明所據故龍門鎮兵有石門之守然此地與成皋遠不相及而防戍於此亦何為哉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啼天

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蜺伐竹
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官採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
簳盡無以充提攜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蒸黎

申涵光曰起勢奇崛若安放在中間即常語耳

御選唐宋詩醇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劉　能